

迟来的文缘

——《五味果》序

■梅洁

2025年冬季,小雪节气,北京阳光灿烂,大地依然温暖。突然接到故乡湖北十堰一个陌生电话,当对方自报家门“我叫高润福,滋润的润、幸福的福”并添加一句“就是当年为您的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写评论的那个高润福”时,一个潜存许久的记忆闪电般浮现:1993年第2期《十月》杂志头条发表了我10万字的报告文学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,京城和故乡随即掀起了报道和研讨的热潮。在沸沸扬扬的评论文字中,我看到了来自家乡《郟阳日报》(现《十堰日报》前身)上一个整版的评论文章《在历史的峡谷中搭桥》,这篇评论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字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并未记住作者的姓名。

电话中高润福说他要出本文学集子,想请我看看,并征求书名用《五味果》是否合适。很快,他发来了电子书文本。

打开文本,速速阅读了目录,看到了多达三百余页的作品: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剧本、诗词,还有很美的摄影作品。那一刻我在心里惊叹:高润福居然有这么广泛的写作领域和摄影艺术雅兴!居然创作了这么多作品!

随后便阅读了书中的部分散文,尤其是重读了他当年为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写的评论。我读得如痴如醉,读得感慨万千……他犀利准确、深情壮怀的评析文字,重新把我带进了三十三年前创作《山》文时的无限情思中。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,我都觉着这是《山苍苍,水茫茫》发表之后最好的一篇评论。

当初和现在,我都在想,能写出这样深情悲壮而又有高度思考和审美价值的人,是怎样的一个人呢?他的文化背景和受教育背景是什么?他从事什么职业?他在哪儿?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文学修养?

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没有去寻找这位作者,这位作者为什么也没有来找我?几十年来,家乡凡是有一定写作能力的朋友,在我频频回乡的日子里,大多数都能够走来相识,哪怕淡淡的交往,他怎么没有来?

直到我看到他书稿中居然有一张我们的合影照片,我惊讶了!这是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间的合影啊?瞬间,我开始自责,是不是在众多与故乡人的交往中,我忽略了他?

我这一生有个极大的缺陷,就是记不住人,记不住路。我能在写作中把四位数甚至五位数、甚至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能记住,但我就是记不住人的姓名、模样和道路的方向。没有深刻的交往,我真的是记不住呀。此刻我只觉得有一种亏欠感油然而生,我亏欠了家乡一个有很深造诣并关注我的文学工作者。

在后续的微信中,高润福说,在我返乡时的一次文友聚会中,我们见过面。只是他没提他为我写评论的事,使得我始终没把评论文章和作者对上号!

三十多年过去了,现在能读到他这部书的文稿,我极其惊喜、惊讶,也震撼,心中五味杂陈,正如他书稿的名称《五味果》。无论怎样,这姗姗来迟的文缘,不会再丢失。

阅读《五味果》,深觉高润福是一位成熟的作家,他的审美追求和思想深度都令我兴奋和钦佩。在他的散文中,无论是《七月的风》还是《走进不惑的驿站》,抑或是《穿越逆境》《品尝秋天》,都呈现出凝炼的笔触、深厚的哲理和丰富的想象力。而《艰难的苦旅》和《文凭杂谈》,又充分展现了他对于历史知识的深厚积淀。在倾诉对奶奶的怀念《最后的三寸金莲》和回忆启蒙老师《山里来了武汉伢》中,却又用朴素无华的情感娓娓道来,让人潸然泪下。他在报告历史的大事件中,给我们以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;而在影视戏剧文学脚本中,把改革大潮中的艰难困苦和人性光辉塑造得栩栩如生。再读他的诗词,那种历史的纵深感 and 豪放的情怀,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掩卷而思,我对他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。继而在想,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?倘若没有长期的文学写作,怎能修炼到今天这样的份上?之后再与他微信叙聊时,方才知他是从事过专业文艺创作的,早在1986年他便是郟西县文艺创作组组长,主编过《鄂西北文艺》。或许正是文笔很好的缘故,他在1991年被调去县委办,很不情愿地由文学创作向政治经济写作转身,成了县委大院里的“一支笔”。正因为如此,他在文坛抛头露面的概率就低了,以致于我们在漫长的文学旅途中,总是擦肩而过。

好在他文学的初心未泯,繁忙工作之余,依然创作不辍,才有今天这部作品问世。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

他征求我对书名的意见,我同意就用《五味果》。生活本身就是五味杂陈,文学原本就是生活的背负和呈现。祝愿《五味果》一书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与精神的五味。

2025年11月于北京

黄昏,漫步在郟城江畔

■李君琦

暮色像一层薄纱,轻轻笼罩着郟城,温柔地映入汉江水波,一圈圈荡漾开来。夕阳慢慢向龙韵村方向降落,一抹晚霞揉碎在江面上,一江碧水清凌凌的,透亮得可爱。这里是南水北调的源头活水,勤劳智慧的郟阳人守着这方江水,用心呵护,让清清水流一路向北,去滋润远方的土地。

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,心里总免不了生出许多感慨。为了这一江安澜、千里清流,郟阳古城静静地躺在碧波之下,多少人家告别故土,辗转去往他乡。一份割舍,一腔奉献,早已和这汉江融在一处,刻在了每个本地人的心里。一江碧水牵连离别乡愁,让故土牵挂跨越山水。

我沿着江堤慢慢行走,两岸的景致便一步步收入眼底。江北的楼房高低错落,夕阳把金色的光洒在楼面上,人间烟火混着暮色,渐渐淡了下去。江滩上的细沙软软的,江水一下下轻吻着堤岸,细碎的波纹一层层舒展,慢悠悠地荡向远处。几只小船静静地停在水面,随着水波轻轻摇晃,安闲、恬淡,自有一番情态。

两座大桥横跨江面,一桥载着悠悠岁月,藏着一城过往,凝聚着郟城的岁月沧桑;二桥身姿舒展,尽显如今城里的新模样,长虹卧波,清水摇曳。两座长桥横卧江上,霞光描出流畅的桥身,影子沉进水里,跟着涟漪轻轻晃动。桥上车辆与路上行人缓缓前行,整段江岸沉浸在一派舒缓从容里。

隔江向南望去,牛头山稳稳地立在汉江岸边,青黛色的峰峦在暮色里愈发显得苍劲雄浑。若是登上山顶,汉江、城区、双桥的景致便能尽收眼底。山边天马岩以东,解放林里松柏长得苍翠幽深,清风穿过林间,叶声簌簌,清幽又安静。林子旁便是同心水上公园,亭台回廊隐在花木深处。坡地上草木蓬蓬勃勃,花团锦簇,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草丛。风一吹,枝叶轻轻摇曳,景致温婉动人。

远山染着浅黛,江水铺如锦缎,渔舟静歇滩头,暮色一点点漫过天地。眼前晚景悠然安闲,不觉心生诗兴,遂填《浣溪沙·暮色汉江》一阕:

夕照流丹染岫岚,江波如锦映晴滩。遥天接水黛山寒。
金浪轻摇渔舟稳,余晖漫挽步江干。一川暮色已阑珊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。江滩的芦苇一丛丛、一片片,迎着风轻摇摆,洁白的花絮随风飘飞。江面上,白鹭或立在浅滩,或掠过低空碧水;群鸥在天际盘旋,清婉的鸣声四下回荡。水鸟翩飞,芦影依依,万物自在栖息,活画出这一江清流生生不息的模样。

脚旁江水之下,便是从前热闹的老城。一砖一瓦,一街一卷,都牵扯着几代人的记忆。远去的家园,离散的乡邻,成了心底绵长的惦念。

晚风渐渐拂来,淡淡的薄雾从江面悠悠升起,朦胧烟霭笼罩水天,晚霞慢慢晕成一片苍茫。夜色缓缓铺开,两岸灯火次第亮起。楼影、船影、山影一齐映在清波里,光影交错,跟着流水悠悠飘向远方。北岸郟城暖意融融,南岸山林清幽静寂,一动一静,相映成趣。

沿着江岸缓步而行,看遍朝夕风光,也读懂了半生行迹。记得作家杨菁在《绿水倾城》中写道:“有时候,对一个人来说,没有什么比她的根、她的家乡更重要,你相信你会在那个地方,找到其他任何地方永远都找不到的东西。”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dzw@163.com

8

武当风

副刊

责任编辑:王勇 编辑:李洪领 版式:熊东燕
2026年6月22日 星期一